

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也深切地感受到高等教育必须培养文、理、工等各类人才，而且接受到基于文、理、工等各科的知识和技能的教育。例如，文科中普及的伦理学教育，就应该推广到理工各科，使各行各业的人才都能热爱大自然、关心全人类，不仅为当代人谋福利，而且会关心到子孙后代、千秋万代。当前，很多理工科的教学方向和内容都在根据生态文明的理论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进行修正和更新，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例如发展了工业生态学，提出了循环经济的观念，把传统的资源—产

品的直线型流程改变为了资源—产品—废物—再生资源的循环性流程。这是20世纪下半叶开始至今的科技、工程以及教育方向性的改变，是在蒋南翔校长指示的理工结合观念的基础上出现的新的进步和突破，新一代的高等教育家和教师们都应该赶上这个新形势。当然，还有数字化新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影响，也是高等教育必须思考并融入教育的新问题。

限于知识的浅薄和工作经历的局限，我只能谈以上这些体会，在纪念蒋南翔校长110年诞辰的重要日子，我们深切地怀念他！

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我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吴文虎（1961届自控）



吴文虎教授发言

今天来参加纪念蒋南翔校长诞辰110周年座谈会，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我在清华学习工作了一辈子，蒋南翔校长提出的“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目标让我受益终生，收获了最宝贵的人生财富。

1955年，我怀着强国的梦想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学习。三年后，顺应国家发展尖端科技的需求，清华大学成立自动控制系（计算机系前身），我又被调到该系

学习。当时的学习任务非常繁重，而且由于保密的需要，我们所学的课程都用代号替代，平时一张纸、一本书都不能带出教室。课程都是全新的，也没有什么参考模式，连授课教师也都是边学边教，摸索着前行。

1957年，蒋南翔校长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号召，这个口号好似一团火，点燃了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时候，我和同学们的心里有一股信念，那就是要学好本领、练好身体、服务人民、报效国家。怀着这样的信念，我们除了紧张的学习任务之外，每天都会抽出时间参加体育锻炼。

1958年，为筹备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清华大学抽调30名学生组成“北京田径集训队”，我有幸被学校指定为队长。为了不耽误学业，我们争分夺秒，一边锻炼一

□ 纪念蒋南翔校长诞辰110周年

边学习。虽然辛苦，但是非常充实！比如我们参加中长跑项目的6名同学经常大运动量训练，有时要绕着操场跑20圈，有时还跑香山、颐和园等。那时，马约翰先生是我们运动员的楷模，只要见他老人家往西大操场一站，我们身上立刻涌动一股热流。即使在寒冬腊月，他也仅着单衣单裤，热情地为我们讲授技术要领，鼓励我们拼搏向上，为祖国争光。可以说，这样的精神，至今仍然鼓舞着我。

1984年，邓小平同志提出“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做起”。我作为志愿者被计算机系推荐到中国计算机学会，参与全国青少年计算机普及活动。这项工作主要面对青少年电脑爱好者和他们的辅导教师，要编写计算机启蒙读物，教授编程语言、算法、软硬件入门知识。也是从1984年，国内开始举办青少年计算机竞赛，每年一次，从命题、考试到选拔选手出国比赛，我都全程深度参与。

从1989年开始，我担任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中国队的总教练，连续17年带领中国队参加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大赛，届届名列前茅，累计获得金牌40多枚，中国队被誉为“总体实力最强的队伍”。从1996年开始，我又组织和带领清华大学的队伍参加世界大学生程序设计大赛(ACM/ICPC)，连续17年获得总决赛权，成绩优异。我本人也被IOI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委员会授予“特别贡献奖”。

最近我又重温了马约翰老师写的《体育的迁移价值》一文，更加感念我在清华受到的体育教育。1989年，我第一次带着小选手们从北京出发赴保加利亚参加竞赛，由于经费有限，我们坐了八天八夜的火车到达莫斯科，又坐了三天火车才到达

目的地保加利亚，当时，我的脚已经浮肿得穿不上鞋了。但是凭借着一个清华体育代表队队员的过硬素质，我经受住了心态和体力的双重考验，最终全队以总分排名第二的好成绩，为中国队参加世界大赛打响了第一枪。虽然信息学奥赛是一项智力竞赛，却和体育比赛有异曲同工之处，都倡导“更高、更快、更强”。我时常以我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参赛学生锻炼身体，“没有好的身体，其他的成绩都是零”。

从1961年毕业留校任教后，我这一辈子没有离开过清华园。我对学校两个地方最有感情，也最喜欢，一是教室，二是操场。在教室里，面对年轻的孩子们，我的感情总是深沉难抑，希望把毕生所学皆传授给他们，同时希望孩子们肩负起强国的使命，把清华的学问和精神薪火相传下去；而在操场上，我的内心同样激动不已，仿佛又回到年轻时跟马约翰先生和同学们一起驰骋奔跑的日子。

我这一辈子也没有离开过讲台，没有中断过教学任务，没有停止过培养学生。2000年，我65岁了，响应学校教学改革建设精品课的号召，我又一次登上讲台，为大一新生授课。我时常勉励自己，我是学校按照蒋南翔校长的育人方针一步步培养出来的，所以在教书育人上，我也必须贯彻学校的正气，教导我的学生们“先做人，再做学问”。我常常给学生们讲一个故事，在1958年的全国马拉松锦标赛上，我的两位队友蓬铁权和李作英双双打破了全国纪录，达到运动健将标准。当他们跑到接近终点线时，外校的一位运动员突然摔倒在他们面前。他们当时没有考虑自己的名次，而是毫不犹豫把跌倒的运动员扶

起来，然后才接着向前跑。这一举动，让我铭记至今，也感佩至今。从中，我看到了真正的体育精神，看到了真正的清华精神。培养学生也是同样的道理，一个兼具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好苗子一定是全面发展的，一定要坚持品格第一、做人第一。

学生时代成就的强健体魄使我始终在工作和生活中保持着旺盛充沛的精力。学生时代我就是学校舞蹈团的活跃分子，当老师后又加入教师合唱团，一唱就是30年。退休后我仍然保持着锻炼、唱歌等广泛的兴趣爱好，参加一些公益讲座活动。2011年，我有幸被学校推荐为深圳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火炬手。

蒋校长要求我们要德智体全面发展，我用了一辈子践行着这句话，思考着“怎样做人、怎样做事、怎样求知、怎样健体”，将清华倡导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内化为一生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和生活习惯，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幸福与骄傲。现在，虽然我已经年近九旬，但是老骥伏枥、壮心不已，我仍然关注着我们计算机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仍然关心着我们计算机人才队伍的建设。每当听到我的学生们带来的好消息，我都会十分自豪和振奋。水木清华，生生不息，我们每个清华人都要奔跑不息、奋斗不止！

2023年11月10日

永远的青年导师

○祁金利（1987级化学）

今年是敬爱的老校长蒋南翔同志诞辰11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无比怀念他老人家。

我是1987年入学的。蒋南翔同志1988年就逝世了。在他生前，我并没有见过他老人家，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在清华园里的强烈存在。30多年了，南翔同志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不仅没有模糊，没有遥远，而且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高，仿佛他就在我身边。

其实早在中学的时候，学历史就知道清华大学有个前辈叫蒋南翔，在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中，他喊出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时代强音，从此我就对南翔同志充满了敬意。

到了清华，在日常的学习工作中，从领导和老师们那里，更多地了解了南翔同

志的事迹和思想，感受到了他对清华人、对清华大学、对中国高等教育的重大贡献和影响，也感受到人们对他的敬仰和爱戴。后来随着年纪的增长，特别是毕业留校以后，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开始更多地关注南翔同志的生平思想。1998年，由陈云同志题名的《蒋南翔文集》出版，我有幸较为系统地学习了南翔同志的著作，感觉受益匪浅。20多年来，工作几经变化，这套文集始终是伴随我的“案头卷”。

长期的学习和实践，加深了我对南翔同志的理解。他是伟大的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我，更愿意把他看作是伟大的青年导师。

之所以如此，首先是他一辈子长期从事青年工作，把自己毕生的大部分精力都献给了青年事业，为此建立了卓越的功勋。